

爱情的结局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

安徽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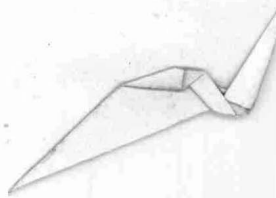


WAIGUO ZHONGP AN
XIAOSHUO CONGKAN

爱情的结局

张英伦 等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江奇勇

封面设计 蒋万景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9)

爱情的结局

张英伦 主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49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5,000

统一书号: 10102·1046 定价: 2.10元

外国中篇小说丛刊

出版说明

本丛刊主要登载外国中篇小说，凡世界各国古典和现代中篇小说的名篇佳作，或具有特殊代表性的作品，皆在编选之列。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优良，是入选的主要标准，在此前提下，力求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

作为普及与提高兼顾的读物，本丛刊以文学艺术工作者、高等院校文科师生、中学语文教师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为基本发行对象。

出版本丛刊的一个殷切希望，是帮助读者欣赏和借鉴优秀的外国中篇小说，提高文学素养，以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中篇小说的创作。

目 录

被诅咒的孩子

.....〔法国〕巴尔扎克著 张 弛译(1)

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

.....〔法国〕莫泊桑著 郝 运译(94)

冬卡姑娘

.....〔奥地利〕罗伯特·穆希尔著 君 余译(150)

斧

.....〔罗马尼亚〕萨多维亚努著 次农 敏生译(194)

爱情的结局

.....〔美国〕布伦南著 陈树培译(308)

诺桑觉寺

.....〔英国〕简·奥斯丁著 麻乔志译(406)

被诅咒的孩子

〔法国〕巴尔扎克著

张 弛译

中篇小说《被诅咒的孩子》是伟大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的作品，属于他那部划时代的文学大厦《人间喜剧》的第二部分——“哲学研究”。我们知道，《人间喜剧》共有“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部分。在“风俗研究”中，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等六个“场景”的大量作品，作家揭露了所有的社会创伤，描绘了各种职业的人，走遍了种种场所，研究了各种年龄的人，表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的人事的或自然的、身体的或心灵的变化时的状态。在描绘了这些社会现象之后，作家在“哲学研究”中来考究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如果说“风俗研究”里挤满了典型化的个性，那么“哲学研究”里则挤满了个性化的典型。正是通过这些典型，作家来剖析精神、理性、情欲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被诅咒的孩子》以十六世纪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为背景，写一个被父亲诅咒的贵族孩子的非同寻常的悲惨一生。怎样理解这部作品的主旨？法国评论家达文说：在包括《被诅咒的孩子》在内的几部小说中，“作者是通过

我们那些被他的分析所打动了的感情，来表现一种光芒四射的信仰光辉、一种从尘世痛苦开始而最后达到天堂的基督教的有节奏的轮回。”小说本身的实际情况却表明并非如此。如果说在不幸中无可奈何的青年主人公有时把解脱的希望寄托于天国的话，那么一手造成他的全部不幸的父亲的行为却归根结底是出于世俗的动机。艾鲁维尔公爵因疑长子埃蒂安纳不是自己的亲生子而遗弃、放逐他；仅有的另一个儿子死后，又顿时把他奉为家神；而当埃蒂安纳爱上平民的女儿时，他就毫不留情地置其于死地。这一切与宗教轮回思想毫不相干，而完全是出于名位和财产继承的封建思想，正如作家所精辟地指出的：封建制度的魔力在这里决定一切。这才是这部作品的思想重点。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对封建传统的罪恶力量的否定态度，赋予作品以鲜明的积极倾向。

这部小说中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彩、高超的。它包括了一连串气氛各异、基调迥别的场景；雅娜·德·圣萨万分娩之夜的悲风狂涛、埃蒂安纳放逐生活的孤寂超尘、他和医生女儿的天使般圣洁的爱情……每一个场景都刻画得淋漓尽致、饶有兴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埃蒂安纳放逐生活的描写。这时的埃蒂安纳实际上已是生活于畸形状态的畸形人，已经成为后世的法国象征主义者所偏爱的“通灵者”，然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笔触却把他的一切都描写得那么细腻深刻、引人入胜。这也是现实主义手法的巨大潜力的一个明证。

母亲是怎么生活的

一个冬天的夜晚，凌晨两点钟光景，雅娜·德·艾鲁维尔伯爵夫人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她虽然毫无经验，却也预感到即将分娩了；那使我们总指望改变一下位置会好些的本能，敦促她坐起身来，或是去研究一下这新的阵痛的性质，或是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她此刻万分恐惧，这主要不是害怕那大多数妇女都会感到害怕的初次分娩的风险，而是担心那等待着孩子的种种危难。为了不惊醒睡在身旁的丈夫，这可怜的女人就象一个深怀恐惧的越狱犯所能做到的那样，动作小心翼翼。尽管她的痛苦一阵比一阵强烈，可她不再感得到了，因为她的力气都用在完成一件艰难的事情：用湿漉漉的双手摀住枕头，让自己痛楚的身体脱离刚才那使人筋疲力竭的姿势。她结婚以来很少盖着它熟睡的那条特大的绿色花纹布棉被发出些微的声响，她就会象触响了一座警钟似的停下来。她必须观察伯爵的动静，一面要注意那爱吵闹的被面的皱褶，一面又要注意髭须不时擦着她肩膀的那张晒得黑黑的大脸。如果丈夫的嘴唇中间发出一下过响的鼾声，她会立即惊恐起来，她那由于两面担忧而本来就通红的双颊，也就更红得厉害。摸黑爬到牢房门边，在无情的铁锁里转动他找到的钥匙而尽量不发出响声的罪犯，也不会比她更大胆而又畏畏缩缩了。伯爵夫人见自己坐起来而没有惊醒看守，不禁做了一个象孩子般的快乐动作，从这动作足见她性格是多么动人地天真；但是，她发烧的双唇刚刚露出一半的微笑便很快收敛，一重忧思又使她洁白的额头阴沉下来，她细长碧蓝的双眸也恢复了悲伤的表情。她长叹一声，依然是谨小慎微地把双手放回那命中注定是她的鸳鸯枕上。然后，她好象自结婚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有了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似的，用笼中鸟儿那样轻微的动作伸长了脖子，环视着自己的周围。看她这情景，人们不难猜想她不久前还是个其乐陶陶、爱耍贪玩的人，但是命运突然毁灭了她初涉人生的希望，把她童贞的欢乐化为满怀的忧伤。

这卧室是这样一些卧室中的一间：在我们今天，依然有那么寥寥几个八旬高寿的门房在向参观古堡的人们这样介绍这类卧室：“这是路易十八睡过觉的华贵卧室。”通常呈棕褐色的华丽挂毯，镶嵌在巨大的胡桃木框里，由于年深日久，木框上的精美雕刻已经变成了黑色。天花板上，格栅构成藻井平顶，平顶装饰着前一世纪风格的图案，还保存着栗木的颜色。这些深沉色调的装饰品反射的光线极其微弱，即使阳光直射进这间又高又宽又长的卧室，也很难看清它们的画面。因此，放在巨大的壁炉台上的那盏银灯，给这卧室带来的光明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它那摇曳的光点简直可以比作不时透出秋夜灰色天幕的模糊的星星。伯爵夫人床对面的壁炉的大理石炉台上，挤挤碰碰的古怪小人的雕像，形象是那么怪异而又丑陋，她甚至不敢把视线在那里稍停片刻，生怕看到它们活动起来，或者听到它们张得大大的歪扭的嘴里迸发出一声狂笑。就在这时，一阵可怕的风暴的怒吼声通过壁炉传来。这壁炉不但重述出它最微弱的声息，而且赋之以凄惨的含意。宽阔的烟囱使壁炉和天空联系得如此通畅，炉里的许多烧焦了的木柴，都象有了活气似的，随着风势，忽亮忽熄。白色大理石雕刻的艾鲁维尔家族的纹章，连同它的布边饰和支柱的形象，都使得与鸳鸯床相对称的这种建筑——为婚姻的光荣而立下的另一座纪念碑——看来象一座坟墓。一位现代建筑家，若要他确定究竟是这张床而建的这间卧室，还是为这间卧室而设的这张床，他一定会非常为难。正在饰有花叶边的胡桃木天花板上嬉戏的两个爱神，很可能被人们误认为天使。支撑着这屋顶的同样木料的圆柱上描绘着许多神话寓意图，那些画面的含义，无论在《圣经》里还是在奥维德的《变形记》^①里都是可以找到解释的。取掉这张床，让这天花板笼罩着教堂里的讲坛或者本堂区财产管理委员们的座席，也同样合适。夫妻俩得迈两三级台阶才能上那豪华的床，床的三面围着一道高台，正面挂着两扇印有大幅鲜亮图画绿色

① 奥维德（前43——约后17），古罗马诗人。其代表作《变形记》叙述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描写生动，内容丰富。

云纹床幔，人们称这些图画为《鸟啭图》，大概因画上的鸟儿据认为是在唱歌吧^①。那两扇巨幅床幔，皱褶是那么僵硬，夜间摸着，简直会把这绸缎当作铁板。艾鲁维尔伯爵很迷信，他在那高贵的床靠里一面装饰着金色流苏的绿色丝绒幔上挂上一个老大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每到圣枝主日^②，他们家管理小教堂的神甫就把一个新的圣枝放在上面，并且把嵌在十字架脚下的圣水缸中的水换上新的。

壁炉的一边是一个木料珍贵的小衣橱，制作工艺精良，是外省的年轻人在结婚的日子里还可以收到的礼物。这些为今天的古董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古老衣柜，当时却是妇女们汲取既丰富又雅致的服饰的宝库。这些衣柜里装着花边、配裙子的上衣、高领圈、昂贵的连衣裙、系在腰带上的小钱袋、假面具、手套、面纱，十六世纪献媚取宠的各种发明物。壁炉的另一边，为了对称，立着一个类似的家具，伯爵夫人就把自己的书籍、文件和珠宝首饰放在那里面。再加上几把古老的锦缎面的扶手椅，一面嵌在华贵的有轮梳妆台上的威尼斯造的暗绿色大镜子，这间卧室的家具就全在这里了。地板上铺着一张波斯地毯，其富丽足可证明伯爵的风流。在登床的最后一级台阶上摆着一张小桌子，侍女每天晚上都用银杯或者金杯盛着一杯辛香饮料放在这桌上。

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深入几步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环境对于心灵的倾向所施加的秘密的影响。在某些艰难的时候，人们会在我们周围的事物中看到我也不知是什么样的希望的保证。这种时刻谁没有遇到过？不管是幸与不幸，人类总给他所看到的哪怕一点点东西都加上一副面容，听它们发表高见，向它们请求指教，因为它们天生就那么迷信。此时此刻，伯爵夫人就在扫视着所有的家具，好象它们都是些活物似的；她仿佛在向它们请求援助和保护；可是这阴沉的奢华陈设却对她表现得冷酷无情。

① 原文 *ramage*，可理解为“鸟啭图”，亦可理解为“花枝图”。据法国科纳尔版注，此处应为后者，因为画上主要是花卉。

② 圣枝主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突然，风暴倍加猛烈地刮起来。听到上天的威胁，这年轻的女人再也不敢预卜吉祥了。在这轻信神灵的时代，天象的变化都是任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思想和习惯来加以解释的。她蓦地把目光转向卧室尽头的两个尖拱形窗子；但是小块的彩画玻璃和稠密的卡玻璃铅条不允许她看清天空的情况，确知世界的末日是否象某些贪求捐赠的僧侣所声称的那样正在来临。她是不难相信这些预言的，因为浪潮冲击古堡墙垣的狂怒的大海的喧声也来与风暴的巨吼会合，峭壁似乎都在摇动了，虽然腹痛一阵比一阵更剧烈难当，伯爵夫人还是不敢惊醒她的丈夫；她仔细观察着他脸部的轮廓，就好象绝望曾劝告她到那里去寻找安慰来抵御这么多不祥之兆似的。

如果说年轻女子周围的事物都是阴沉的话，那么这张面孔，尽管在睡梦中显得很平静，却显得更加阴沉。行将熄灭的灯光随风摇曳，只时而照着伯爵的头部，灯光的运动就好像在这休息的面孔上模拟着一场暴风雨般激烈的思想辩论。伯爵夫人看出了造成这现象的原因之后，才勉强放下心来。每当一股风把灯光投射在这张大脸上而给他脸上特有的许多眸子涂上阴影时，仿佛她的丈夫在用令人难以忍受的严厉目光直盯着她。伯爵的头脑就象教会和加尔文教派之间的战争^①那样难以平息，他的额头在睡眠时依然是盛气凌人；戎马生涯的喜怒哀乐造成的许多皱纹印在上面，与时下用以装饰纪念碑的有虫迹条纹的石头隐约相似；他那过早变得灰白的头发，犹如古老橡树上生出的白色苔藓，无情地围着这额头，宗教上的偏狭在那里表示出它热烈的残暴。他那鹰嘴鼻的形状颇似猛禽的喙，他那黄眼睛周围的褶皱的黑眼圈、凹陷的面孔上的突出的颧骨、深深的皱纹的严峻之气、下嘴唇上带着的轻蔑之意，一切都显示出他的野心、专横和强暴，而这种种的品

① 指十六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绵延了近四十年的宗教战争，以北方的天主教派“神圣联盟”为一方，南方的新教派即加尔文教派为另一方，中央王室信奉天主教，但它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按其自身的需要而时有变化。故事发生在这场战争的末期，新教领袖纳瓦尔的国王皈依天主教后成为法国国王亨利第四，身为保王党人的艾鲁维尔伯爵站在国王一边反对“神圣联盟”。

质，又由于他那狭窄的脑门透露出他绝对地缺乏头脑和感情而格外可怕。这张面孔被一条长长的横向刀痕损毁得令人望而生畏，那长条伤痕就像是右颊上生出的第二张嘴。三十三岁那年，渴望在那场以圣巴托罗缪节惨案^①为信号的不幸的宗教战争中一显身手的伯爵，在拉罗舍尔围城战^②中受了重伤。这件倒霉的事，用当时的语言说，增加了他对新教派的仇恨；但是出于相当自然的天性，他也对生着漂亮面孔的男子充满了反感。在身经这场劫难之前，他已经是丑陋不堪，没有一个女人愿意接受他的好意。他青年时代唯一钟情的是一个人称“罗马美人”的名媛。新的灾祸带给他的不信任，使他更加敏感，他再不相信自己能引起一个女人的真正的爱情了；他的性格变得如此粗野，即使他在风流韵事方面有所成功，那也是他的残暴使人感到恐惧的结果。这可怕的天主教徒搭在床外的左手可以完成对其性格的描写。这只伸出来象吝啬鬼守住他的财宝似的守住伯爵夫人的巨大的手，覆盖着那么浓密的汗毛，显露出那么突起的纵横交错的血管和肌肉，简直象一根被枯黄了的长青藤围绕着的山毛榉树枝。凝视着伯爵的脸，一个儿童一定会以为看见的是褓姆对他们讲过的那些可怕的故事里的某个吃人妖魔。只要看一看伯爵在床上占据的位置多么宽多么长，就可以猜想到他的身材是何等的巨大。他那已经花白的粗眉遮住眼皮，使他那象树荫里窥伺猎物的狼眼一样射着凶光的眼睛显得更加明亮。在他那狮子一般的鼻子下面，两撇未经仔细修饰——因为他非常轻视打扮——的胡子简直叫人看不到他的上唇。对伯爵夫人来说，幸而丈夫的大嘴此刻是缄默的，因为他那嘶哑的嗓子发出的最温柔的声音也会让她战栗。尽管艾鲁维尔伯爵刚刚五十岁，人们乍一看真可能说他有六十，因为征战的劳累虽然损坏不了他强壮的体质，却严重地摧残了他的容貌；不过他也并

① 圣巴托罗缪节惨案：指一五七二年圣巴托罗缪节之夜在巴黎发生的天主教派诱杀新教人士的惨案。

② 拉罗舍尔围城战：拉罗舍尔是法国西南沿海的一个城市，宗教战争期间是新教派的重要据点，天主教派曾长期包围该城，久攻不下。

不想要人家把他当成“小白脸”。

刚到十八岁的伯爵夫人，在这庞大的面孔旁边，形成了令人看着难受的对照。她白皙而又苗条。她那栗色糅合着金黄色调的头发象茶褐色的彩云在她的脖子上缭绕，清晰地显出一张精致的面孔，一张卡洛·杜尔西^①为画他的由于肉体痛苦而濒临死亡的象牙色圣母像所寻找的那种面孔。你简直会以为那是受命来缓和艾鲁维尔伯爵的意志的天使显现了呢。

“不，他不会杀死我们的。”她凝视丈夫良久以后，心里这样嚷叫道。“他不是很直率、很高贵、很勇敢、很忠于自己的诺言的吗？……很忠于自己的诺言的吗？”她一面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一面剧烈地颤抖着，象呆子一样发愣。

为便于了解伯爵夫人的处境的可怖，有必要补充说明这幕夜半景象发生在一五九一年，那是法兰西内战风行、法律已经失去效用的时代。反对亨利第四登基的天主教联盟残暴超过了宗教战争所带来的一切灾难。行为的放肆到了极点，即使看见一个大贵族让人把他的仇敌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杀死，也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惊讶。为了私利而进行的一次军事远征，只要假借联盟或者国亡的名义，就能从两派都博得最高的赞扬。巴拉尼，一个士兵，就是这样差点儿在法兰西的国门成为至高无上的君王。至于家庭内部的杀戮——如果可以用这种说法的话——据一个当时的人说，人们并不看得比一根麦秆还重，除非情况过分地凶残。国王驾崩前不久。一个宫中女官刺杀了曾说过她坏话的宫内侍从。亨利第三的一个嬖幸^②却对亨利第三说：“上帝万岁！陛下，她刺得真漂亮！”

通过他严酷的杀戮，艾鲁维尔伯爵这个与诺曼第省最狂热的保王派迫使该省整个毗邻布列塔尼省的地区都臣服于亨利第四。他本来就是法兰西最富有的一个家族的领袖，在这篇故事开头描写的这个夜晚的七个月以前，他娶了由于偶然机会——而这种偶然机会在这草菅人命的时代却是相当平常的——把圣萨万家族两

① 卡洛·杜尔西(1616——1686)，意大利卓越的佛罗伦萨派宗教画家。

② 亨利第三以好男色著称，他在宫廷里豢养着一批男宠，即嬖幸。

房的财产都突然聚拢在自己名下的年轻小姐雅娜·德·圣萨万，从而又大大增加了她的大量土地的收入。无奈和恐惧，是这桩婚姻的唯一证人。两个月以后，在巴约城^①为庆贺他们的婚姻而为艾鲁维尔伯爵夫妇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引起了一场在这无知的年代人们会觉得非常可笑的争论；争论关系到丈夫死去十个月或新婚第一夜之后七个月出生的孩子是否合法的问题。“夫人，”伯爵粗暴地对妻子说，“至于说我死了十个月以后给我生个孩子，我是没办法的。不过，你一上来可别七个月就分娩。”“那你会怎么办呢，老熊？”年轻的维尔诺伊侯爵问道，他以为伯爵是在开玩笑。“我就干净利索地扭断母亲和孩子的脖子。”听到如此断然的回答，这场由一位下诺曼第贵族不慎引起的争论便戛然而止。客人们都恐惧地注视着美丽的艾鲁维尔伯爵夫人，闭嘴不语。所有的人都深信，遇到这种情况，这野蛮的贵族一定会实施他的威胁。

伯爵的话在这已经怀孕的少妇的心里回响着；顿时，一种预感好象一道照亮未来的闪电划过她的心头，警告她：她会在婚后七个月时分娩。一股内在的热流从头到脚包裹着这少妇，把她的活力猛然集中到心底，她体外的感觉就好象沐浴在一盆冰水中一样。从这时起，就没有哪一天，她心灵的最天真无邪的激动不被这秘密恐怖的活动所扼止。一想起伯爵宣布他的判决时的目光和声调，还会使伯爵夫人的血液冰凉。而当她俯身观察这昏睡的脑袋，想趁他睡眠时找到她前一天未能找到的怜悯的迹象时，这回忆也会暂时止息她的痛苦。这尚未诞生就受到死亡威胁的孩子做了一阵剧烈的动作，仿佛在要求出走。她用类似叹息的声音喊道：“可怜的小东西！……”她没有说完，有些想法，一个母亲是忍受不了的。伯爵夫人此刻已没有推理的能力，她好象被一种无名的忧伤窒息了。夺眶而出的两滴泪水顺着她的双颊慢慢流下来，留下两条闪亮的泪痕，最后悬在她白皙面孔下边，象是百合花上的两粒露珠。哪一位学者能够克制自己，说在这灵魂拥抱着身体，并把自己

^① 巴约：法国西北部下诺曼第地区的一个城市。

的印象传达给它思想、把补品或者毒汁渗入血液的时刻，胎儿依然停留在母亲的激情无法进入的中立地带？这摇撼着大树的恐怖难道没有打扰果实？这句“可怜的小东西”难道不是对未来的幻觉所授意的一种断决？母亲的颤栗是有效应的，她的目光也明察秋毫。

伯爵发出的血腥的回答，象一个绳环一样把他妻子的过去和这过早的分娩神秘地联系在一起。那些公开表示出来的可憎的猜疑，早就在伯爵夫人的记忆中投下了直到未来都能听到回响的恐怖。自从那次注定要导致不幸的盛宴以来，她就在驱赶着她那活跃的想象力不顾她的反对而经常给她描绘的上千种纷乱的画面，其畏惧的程度就如同别的妇女乐于回味自己想象的画面的那种高兴的程度。她拒绝对自己的心灵可以自由爱恋的幸福的日子去作令人激动的冥想。就好像那会被放逐者怆然涕下的故乡的曲调，这些回忆使她追念起的感觉是那么甜美，以致她年轻的良心当作罪过一样谴责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并且因此而使她更觉得伯爵的诺言可怕：那压迫着伯爵夫人的恐怖的秘密就在这里。

熟睡的面孔总有一种由于身心完全休息而显现出的温柔；尽管这种平静给伯爵面部的严厉表情带来的变化甚微，但是幻觉呈现在不幸的人们面前的海市蜃楼实在太迷人了，少妇终于在这宁静中发现了一线希望。这时正在释放着倾盆大雨的风暴，人们只能听到它的一丝凄凉的呼啸了；少妇的恐惧和痛苦也同样只让她获得片刻的缓解。伯爵夫人凝视着自己的生命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不由自主地堕入梦境，这梦境甜美得令人心醉，她甚至没有力气去打断它的魅惑。一刹那的工夫，通过这种神乎其神的幻觉，一去不返的幸福往事的画面一幅幅在她眼前迅速闪过。

雅娜首先隐约看到的，是仿佛在遥远的晨曦里的一座自己曾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简朴的古堡：这的确就是那块碧绿的草地，那条清凉的溪流，那间小小的卧室，她最初游戏的舞台。她看见自己采撷花朵，把它们种下，却猜不出为什么尽管她坚持不懈地浇水，这些花朵却非但没有长大，反而全都枯萎了。一会儿，又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七岁那年母亲带她去的那座无边的城市和庞大

的楼房。她那爱开玩笑的记忆显示出折磨过她的那些教师的苍老的脸。透过仿佛由西班牙文或意大利文词汇构成的滂沱大雨，心里重复着曾伴随列贝克琴的琴声唱过的抒情小曲，她记忆起父亲的形象。每当他从法院回来时，她便走到这位院长的面前，看他下了骡子，拉着他的手一同登上楼梯，用自己天真幼稚的絮语来驱散他那并不总能同黑袍或者红袍一起摆脱掉的司法上的操心事；她恶作剧时，这些袍子的杂有黑斑的白毛皮一剪就掉下来了。她的姑母是克拉利斯教派的修道院院长。她只对姑母的忏悔师看了一眼。这位忏悔师是个严厉而又狂热的人，他负责向她传授宗教的奥义。由于对付异端必须采取种种严酷的措施，这老教士变得冷酷无情，他动辄摇动地狱的锁链，开口必谈上天的报应，让她相信她时时都面对着上帝，使她惶恐不安。她变得怯懦了，她不敢抬起眼睛，她只尊敬她的母亲，因为她在此前一向只让母亲同她一起嬉戏。从这时起，当她看见这亲爱的母亲愤怒地用蓝眼睛盯着她时，一种宗教的恐怖便控制了 she 年轻的心灵。

雅娜一下子又进入了自己的童年的第二个阶段，那是她对人生中的事情还一无所知的时代。她怀着几乎是讥笑的惋惜之情向那些岁月致意，当时，她的全部幸福就是同母亲一起在小小的绣室里干活，在一座大教堂里祈祷，伴着列贝克琴的琴声唱抒情小曲，偷偷地阅读一本骑士小说，好奇地撕碎一朵花，发现父亲在圣约翰节送给她什么礼物，寻求人们当她的面没有说完的话的含义。她立刻就象擦掉纪念册里的一个铅笔字一样，用一个思想拭去了她的想象，趁她刚才不觉痛苦的当儿从她头十六年的生活画面中选择出的这些童贞的欢乐。这澄澈的海洋优美处很快就被另一种记忆的光芒遮住了，这记忆虽然充满狂风暴雨，可是更为新鲜。童年时欢乐的平静固然美好，然而她最近两年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动荡都比它更甜蜜。这两年里有多么丰富的珍宝，她将永远埋藏在心底啊！伯爵夫人突然回到了那迷人的早晨，正是在那兼作餐厅用的雕花橡木筑成的大会客室的尽头，她第一次见到英俊的表兄。母亲的娘家被巴黎的骚动吓坏了，便把这年轻的朝臣送到

鲁昂，希望他能在这里跟舅父学会法官的业务，舅父总有一天要把这职位传给他的。想起自己认出这位期待中的未曾相识的亲戚时连忙抽身退出的样子，她不禁微微一笑。尽管她开门关门的动作很迅速，这一瞥却把这幕景象深深地印在脑海，此刻她仿佛还能看到他转过身来的情形。那时候她只偷偷地羡慕巴黎制作的服装的优雅和豪华；但是今天回首往事，她胆子大些了，她的眼睛自由地欣赏着，从缎子衬里的绣金紫色绒外套到高帮皮鞋上的铁饰，从紧身短上衣和短裤上满布着的菱形图案到露出花边一样白嫩的颈项的翻领。她用手轻抚着他那留有两撇尖端翘起的上唇髭和一撮象父亲披肩上的白鼬皮尾巴似的下唇须的面庞。在寂静和黑暗之中，伯爵夫人两眼盯着她已经看不见的云纹床幔，居然忘记了暴风雨和自己的丈夫，回忆起在过了好多天——那些日子虽然也很忙碌，却漫长得度日如年——以后，围着一道古旧的黑墙的花园和幽暗的公馆在她的心目中突然显得光辉灿烂。她在爱着一个人，那个人也在爱着她！她还回忆起一天早晨，她因为害怕母亲的严厉的目光，怎样溜进父亲的书房，向他吐露自己的隐情；她坐在他的腿上，淘了半天气，等把这雄辩的法官逗笑了，便对他说道：“如果我告诉您什么事情，您会责骂我吗？”父亲对她进行了一番讯问，她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爱情。她好象依然又听到了父亲随后对她说的话：“呃，好吧，我的孩子，我们以后再看吧。如果他学习得好，如果他愿意继承我的事业，如果他将来还让你喜欢，我就加入你的密谋！”我再也不要多听一个字了，吻过了父亲，碰翻了一堆堆不当紧的文件，跑到那棵大菩提树下——每天早上，可怕的母亲起床以前，她都和可爱的乔治·德·沙维尔尼在那里相会！这朝臣答应苦学成文法和习惯法，他除下佩剑和富丽堂皇的贵族装束，换上法官的朴素无华的服装。她对他说：“我更喜欢你穿黑袍^①。”她在撒谎，不过这谎言却可以减轻她心爱的人因扔下短剑而感到的悲伤。母亲看样子很严厉。

^① 在法国，法官通常穿黑袍。